

海报创意多

作为电影的宣传手段,手绘海报在电影诞生之初便出现了。发明电影放映机的卢米埃尔兄弟,他们导演了一部带有故事情节的《自食其果》电影。为宣传这部电影,兄弟俩设计了一款电影海报,出乎意料,这款电影海报在欧洲广为流传,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电影海报。

民国时期,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,海报的运用几乎与国外同步展开。上海是好莱坞电影最先在中国放映的地方,早在默片时代,上海便运用电影海报的形式来宣传。1934年《神女》放映的时候,有一张海报画有两个最主要的演员,一个是阮玲玉饰演的母亲,一个是她电影里的儿子,两个人脸靠脸,下面写“神女”两个大字,神女的形象就勾勒出来了。有时,旁边还挂着一张牌子,上面写有“今日客满”,很有意思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期,中国电影放映发行总公司有一批专职的绘制电影海报的美术工作者,每当有新的电影片子等待发行,他们就会接受任务创作电影海报,有时中国电影放映发行总公司也邀请其他画家来参与绘制。当时,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尚缺乏商品广告的概念,电影院为宣传、推广一部电影,就会在影院门口贴出大幅海报,进行广而告之。那时,电影海报都是由美工或画家一笔笔画出来的,张贴在影院门口的海报经常会吸引众人驻足欣赏。

著名画家廖炯模 1955 年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,留校任教后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邀请,为其绘制电影海报。廖炯模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先后创作了 12 幅电影海报,其中,《五朵金花》《甲午风云》《刘三姐》《自有后来人》等海报曾经风靡大江南北。廖炯模回忆说:“《五朵金花》这一张画得比较美观,我首先画出四朵金花,然后杨丽坤手里拿着一朵茶花,一共就是五朵金花了,尽可能把杨丽坤画得姿势好看一点。”《五朵金花》电影在全国上映后,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廖炯模也因为这张走遍全国的海报,崭露头角。《五朵金花》的电影海报,用上海话就是“蛮扎台型的”,给电影

电影海报手绘情(上)

刘俊 吴尉

上个世纪,电影广告都是通过电影院门口的海报进行宣传的。那时候,大多数电影海报是由手工绘制的,电影制作发行公司偶尔也邀请一些画家参与电影海报的绘制。海报的质量是关系着票房的大事,于是,精通绘画的美工就成了各家影院抢手的“香饽饽”。在廖炯模、郭顺智、董培盛等老一辈影院美工



电影海报《五朵金花》

的画笔下,大到马路上的巨幅电影海报,小到电影院里的排片表,都留下了他们手绘的温情。宣传增色不少。1962年《甲午风云》上映时,廖炯模已经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朋友了,和主演李默然也成了老熟人,这让他海报画得更加得心应手。李默然轮廓非常鲜明,有种刚硬的气质,为了表现李默然的形象,廖炯模采用版画的形式制作海报,将清末将领邓世昌的风采画出来了:邓世昌披着披风,手里拿着一个老式的长筒望远镜,正在炯炯有神地看着前方,好像海风正在吹拂一样,非常醒目。

虽然绘制海报对廖炯模来说只是副业,但他却因为这几部电影的大热在中国的美术界树立起了名声。后来,廖炯模调任上海戏剧学院,1984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成立后他又担任了油画系主任。其间,上海许多影院的美工也都慕名前来拜访。

凝结心血浓

和廖炯模绘制的发行海报不同,电影院的美工们绘制的海报,需要根据每家电影院张贴海报地方的大小,来进行个性化创作。为了吸引观众,每家电影院都需要美工师根据自家影院的不同需求,创作出形式多样的海报,影院美工在当年是一个既富挑战又备受尊重的职业。上海有三位被公认的手绘电影海报高手,分别是大光明电影院的徐维豹,星火电影院的郭顺智,沪西电影院的董培盛,三人从事电影海报的时间比较长,画风扎实新颖。一般影院的美工都是依样画葫芦,但这三位高手手绘海报均各有特色。特别是有思想共鸣的影片,他们都要画好几次小稿才能够确定。一门心思画海报的郭顺智,因为画过的

电影人物,还得了不少雅号。郭顺智回忆:有一部法国电影《老枪》,必须要画一个老枪的形象,画好以后,好多老朋友看这个,说老像你的嘛,因为老枪也是秀顶光,也是戴眼镜,和我的面孔很像,后来就叫我“老枪”了。

郭顺智是上海电影系统中的第一位高级美术师,他四十多年来共创作了三千多幅海报。2001年,年近60岁的郭顺智在上海影城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海报展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几乎天天都在繁华的街头上开着作品展览会,这次的展览会上展出的则是他的精品之作。小小展厅里的几十张海报,是郭顺智一生为之奋斗、为之辛劳的缩影。董培盛还曾写诗一首:“手绘海报三千张,世纪个展成绝唱,海报情结抹不去,魂牵梦绕依衷肠。”

董培盛入行时间比郭顺智要晚一点,一开始在影院只是跑跑片,做临时工,几年磨炼下来直到1971年,他成了沪西电影院的一名正式美工。踏入这个行业的门槛,对他来说,开心的是从此有了用不完的颜料。董培盛画海报喜欢琢磨,也有心得:绘制海报也要有自己的语言,跟别人不一样,与众不同。所以,当年画《小花》和《小街》时,他尝试用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,给电影海报带来了一番新鲜的气象。1978年改革开放后,电影《小花》曾经走红大江南北。为了在各家影院激烈的海报宣传中脱颖而出,董培盛放弃了浓墨重彩,用黑白形式,简单的线条勾勒出陈冲主演的小花形象,这是一种创新的尝试。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,如一缕清新凉风扑面而来。它的视觉感受融入了美工的大量心血。当时,董培盛根据几张《小街》剧照,采用了中国画的形式,加上版画的风格创作了一幅海报。没想到就是这种不走寻常路的创作,吸引了专家的关注,电影还没上映,这幅海报就在全国性海报展览评比中获得了一等奖。后来上影厂《小街》电影出来,就用这张海报作为《小街》的电影海报,在全国发行。

迪士尼浦东梦

叶永平



6.迪士尼徽章

同样是以“米奇”为主题的徽章,有的每年结合不同的节庆,上市不同节日的“米奇”徽章,像每年一度的圣诞节,年年的“米奇”是不同的。有的是读贺卡,有的是坐雪橇,有的是滑冰,有的将“米奇”同其他迪士尼卡通人物组合,形成新的“混搭”效果。也有的是根据新上演的迪士尼故事,配合出产新的“米奇”的徽章。难怪,使“集客”趋之若鹜,爱不释手。

系列成套引人入胜。迪士尼徽章的题材广泛,但迪士尼方颇有远见,将有些热门的题材,有意培育成系列化的徽章,或者每次组合成套章供应。前者,使你欲罢不能被“套牢”,非不断收集不断寻觅不可,这就是系列化的好处。而后者,则是叫你一次掏腰包全部买下,否则,“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家店”,以后再要配齐,可能花了功夫,还要花大价钱,这叫你“得不偿失”。据说,上世纪50年代的迪士尼徽章,尤其是开园庆祝纪念周年的徽章,这类似的开园纪念章,早已是原价的“天价”了,况且还是“紧俏品”,市面上不常见。由于其每逢周年便推出一套新的纪念章,以此类推,后来的“集客”对早年的纪念章更加喜爱收集,供不应求,物以稀为贵。而今,能拥有此系列纪念章的“集客”,那是达到“骨灰级”的“粉丝”了。

限量制作备受推崇。在那林林总总的迪士尼徽章中,为满足铁杆“集客”的需求,迪士尼方则不时推出限量版的迪士尼徽章。其选题特别,制作精良,设计新颖独特,且发行量只有几千枚,但价格要比一般的徽章贵百分之二十。由于限量供应,倒也格外受到部分“集客”的青睐,常常是刚一上市便一抢而空。像有的迪士尼乐园的逢五逢十庆典时节,将历年的周年庆典纪念章组装起来,配以精美包装,使之成为一份难得的限量版纪念章,颇受“集客”喜爱,连有的游客也会凑热闹买作“来此一游”的纪念品。随着网上在线商店的推广,网上邮购,这

可解决路途遥远的问题。过去,或自行前往或托人代购,只有进入乐园现场才能选购到徽章。而现在,坐在网前,收集目标便可大功告成。不过,这网上的东西,是真还是假,那要凭你的眼力了。为了吸引“集客”到迪士尼乐园来,迪士尼方也有妙计可施:专门在迪士尼乐园里辟出专门的“徽章交换角”,安排工作人员作为交换主人。你瞧,他们胸佩证件,胸前吊着佩带,佩带上缀满了各式各样的迪士尼徽章。游戏规则是,你首先送给他一枚迪士尼徽章,且其佩带上没有这样式的徽章,然后,你便可在其佩带上徽章里挑选任何一枚,由此交换成功。难怪,有时乐园里供应的套章独缺一枚,没办法,你只能到“徽章交换角”去试试运气哩。有人说,这就是人家“商业秘密”所在。有人说,这是“集客”以此为家,常来常往之故。

信息公开吸引收集。在有的迪士尼乐园,园方则定期在专门介绍本迪士尼乐园指南的杂志图书上,公开迪士尼徽章的样式、规格、发行年份等具体信息,便于“集客”参考掌握。也有些“迪士尼迷”自办的网站或博客上,也会主动公布迪士尼徽章的信息,使之成为联系天南海北“集客”的桥梁与纽带,也使爱好迪士尼徽章收藏的有了网上之“家”。

推陈出新不断创新。一个小小的“米老鼠”,已经诞生了几十年,它并未见老,却还是那般活泼可爱,青春永驻。这要归功于迪士尼方的不断创新,与时俱进,以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对象的审美需求。你瞧,徽章里的“米奇”,仅以其外套服饰为例,据迪士尼官方称其有100多套。从其外套的变化,足以看到时代及社会生活的演变。小丑装、海盗装、太空装,穿礼服的、穿燕尾服的、穿风衣的,“米奇”的脸不变,但外观形象在变化,使徽章的收集也就其乐无穷。

小小一枚迪士尼徽章,正是这样折射出那迷人的魅力。

迪士尼如何在中国内地培养“迪迷”?这是迪士尼的新课题,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面临的新挑战。我们应当以包容的心态、开放的心态去迎接迪士尼的到来!

16.孩子走后疾病来了

从湘运客车厂退休的“失独”父亲刘庚,自1997年12月8日其十七岁的女儿去世后,几年时间里先后患上了冠心病、高血压三级、脑梗、脑萎缩、糖尿病、痛风等十多种疾病,一年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往医院里跑,每月两千多元的退休金基本上都用来买药吃了。现在,他整个人被疾病折磨得有气无力,有时甚至神志不清,别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叫“病壳子”。

2015年5月24日,他和妻子去附近的公园遛弯儿。妻子因有人在等,先走了会儿,让他不用着急,一会儿再过来。可妻子走后,他却突然找不到去公园的路了。本来只有几分钟的路,他却走了两个多小时,来来回回就是找不到公园在哪里。妻子久等不见他来,急了,返回去找,却找不着人。最后,还是一位好心人把他领到了公园。要知道,他才六十五岁,还没到连路都找不到的年龄。

五十八岁的郑萍,自2002年3月3日失去了二十八岁的儿子后,以前从没有生过病的女儿,突然间患了乳腺癌。2013年5月,她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,只能住进医院实施双乳切除手术,还借债二十多万元用于化疗。

六十二岁的李安,自1996年5月她十九岁的儿子意外死亡后,从此人生走入低谷,糖尿病、心脏病、颈椎病、气管炎,等等,都一股脑儿地找上门来,折磨得她无数次想到自杀。

四十五岁的许少可正当壮年,按常理怎么也不至于百病缠身,可自从女儿去世后,他患上的“经医院确诊”的病就达八种之多,除了双肾结石、糖尿病等病症外,心脏病最为严重。在他的心脏病检验单上,心脏功能二十九项指标中有十五项异常,而且有些高出正常值许多倍。在2006年5月24日的诊断书上,医生写下了入院治疗的建议。

更为可悲的是,有的“失独”老人不但孩子走了,老伴儿也跟着离开了,留下一个人艰难度日,一旦有个三长两短,连个报信儿的人都没有。家住湖南怀化的张丽就是这种情况。孩子和老公相继离去,本来也想随他们一起走的她,偶然发现了“失独”者QQ群,从此有

了一些寄托。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群里,大家哭,她也哭;大家笑,她也笑。

渐渐和群里的人混熟了,互相之间好歹算有了个照应。如果有谁没上线,群里的人都会关切地问:干什么事去了?或者留言:上线后,请打声招呼。他们都知道,到了这样的年纪,经受了人生的大不幸,身体都不太好,身边又没有人照应,只有靠相互提醒和关心了。

有一天,一位网名叫“山村雨水”的同命人注意到张丽已经有两天没上线了,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群里其他人。大家都很着急,不会出什么事了?张丽早就在网络上告诉过大家,她失去了儿子,接着又失去了丈夫,如今一个人生活。于是,大家纷纷给她留言,要她上线的第一时间和大家打声招呼,好让大家放心。可是,总不见她回话。她曾给群里的一部分人留过电话号码,有人给她打电话,但没人接听。大家估计一定是出事了。“山村雨水”刚好与她同在一座城市,两家相隔不是很远,大家就托他去看看。“山村雨水”一路问询,终于找到了她家。按门铃,没反应;问邻居,说是两天没看到她出门了。

一定是出事了,不能再等。“山村雨水”用力将房门撞开。眼前的一幕令他大吃一惊,只见张丽侧身倒在门口的过道里,不知死活。她的一只手向前伸着,显然是想去开门,但还没触到门锁就倒下了。“山村雨水”叫她没反应,探了探她的鼻息,尽管很微弱,但好像还有。于是,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医生马上对她实施了抢救。手术时发现,她的阑尾已经化脓,腹腔积满液体,如果再迟一些送到医院,恐怕生命不保。看到如此情景,手术医生忍不住责怪她去医院前“山村雨水”:“你也太不小心了,病成这样子才送医院!”医生把“山村雨水”当成靓丽的先生了。“山村雨水”当即哭开了:“我不是她先生,她先生早死了,儿子也死了。我们只是‘失独’群里的同命人。因为几天没看到她上网,猜想她可能是出事了。想不到,跑到她家一看,果真如此……”

孩子走了,疾病来了。这是“失独”父母们最不愿面对的问题,但又恰恰是他们无法躲避的难题。

中国“失独”家庭调查

韩生学

